

吴风越雨

灯下书

在绿色畅想中走马钟山

| 吴立群 文 |

钟山“龙蟠”，这是形胜。钟山之美，还在林美。假如说，钟山没了那茂密的林木，又将如何？果然如此的话，以“山、水、城、林”浑然一体而著称的“中华城中人文第一山”势必将大打折扣。

汽车穿行于钟山林中愈久，愈是感觉山林莽莽苍苍、铺天盖地，像鱼游深水大湖中，那无垠的林子之水，快活着鱼，以及他的前者和来者。林中有粗壮的马尾松、黑松，点缀着赤松、栎树，更多的地带性树种，是我熟悉的枫香、乌桕、黄连木、槭树、朴树、榉树、榆树……然而，长时间浸染在山林野趣中，也不免迷惑起来：我究竟在山野中，还是都市中？这里是梦幻之地，还是安居之所？出了钟山，哪里还有同样的天地？我会不会像燕国少年寿陵一样失步于邯郸？

钟山的树木，都是自由的。它们的枝叶，只听从阳光雨露的召唤。它们的根系，只为沃土而伸展。它们的身姿，或是酒醉后的歪歪扭扭，但天明前都能进入清醒的天空；或是兄弟出土后便天各一方的绝无他顾，但种族的荣耀在每个枝头义不容辞地传递着。它们还是天空下饮霞吞雾时丝毫不容他人覬覦的霸主，也是受排挤时身量窄小的凄惨可怜，但一切都是自然的状态。即便是透迤的狭窄马路，那也是小心翼翼地绕着树，左躲右闪，匍匐着，艰难寻找出路，丝毫不敢抬头。钟山的树木，一定是鄙夷城市“小脚婆婆”的，她们只能在建路之余划下的条条框框格子里，苟延残喘一辈子，因为窝小坑浅，加之移伐时根系尽遭砍断，根小如球，成了真正的小脚，自然就站不稳了，但时人往往好大喜功，于是，不得不用四根铁柱支撑着，“都市病树”，就成了见惯不怪的街景。

钟山之林是开放的，钟山之树特别亲善。会议期间，我们下榻南京东郊国宾馆，左出200多米是明孝陵，右出300多米是中山陵，当然还有孙权以及一众民国风云人物的墓葬。然而，整个夜晚，谁也没有因为睡在一众墓葬之间而不安，而惊恐，而难眠，相反，大家所庆幸的，是偷得浮生一日静，空气一时新，是做一回现代隐士，甚至梦想着化身一株树，从此长驻林间。你看，在这里，钟山林既大方接纳了古人，又从容迎送着今人，关键是弥合了心灵。

黄昏里，我徜徉于林间

步道，看各色树木杂然相处，生态安详，上无枝修如范，下无绿草如茵，更无花岗岩、水泥块规定的“雷池”……满地杂草枯叶间，只觉得有窸窣窸窣的声音。是下雨了吗？仔细辨别，原来是野鸽子在觅食，两只，三只，五六只，七八只，声音撒了一片，距离只有四五步，身影却不易察觉。这里的野鸽早已与枯枝败叶融为一体，有了麻雀的羽色，叫人难以区别。鸽子显然不是舍不得一处珍贵的发现而不回避我，它们是山林的主人，见多识广，深谙钟山林之道：林生野趣，我得食趣，你得情趣。人类“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所谓深意，大自然从来只是轻松地显示，而不肯谆谆告知。

徘徊钟山南麓，疑惑又多起来：钟山毓秀，自古就是有名景区，然而，森林公园最不缺几百年上千年的古树名木，这里的古树怎么只有百岁挂零？百度资料显示，早在1500多年前，钟山的地带性森林就曾遭到破坏。东晋时期，《金陵地记》云：“蒋山本少林木，东晋令刺史还都，种松百株，郡守五十株。”钟山历史上有据可查的人工造林由此开启。到了南朝，对钟山植树造林的力度有所增加。明朝定都南京，政府大力倡导人工造林，同时因为兴建明陵，山上更是广植松树，达十余万株。钟山植树造林进入繁盛期。然而，到了清朝，钟山森林一度几乎全部被破坏，仅剩灵谷寺、明孝陵等数处残林。清朝末年，钟山更是成为了一座荒山，山上树木稀疏，土石裸露。1911年，加拿大人裴义理和前清状元张謇组织发起“义农会”，开始在钟山进行全面植树造林。此后，随着中山陵园成立，钟山开展了有计划的造林活动。至抗战爆发前，钟山已基本郁

闭成林。抗战时期，钟山森林又遭巨大损失。除中山墓、灵谷寺、明孝陵、天文台南坡一带外，全山森林六分之五遭破坏，损失马尾松、黑松、赤松、栎类等500余万株。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钟山森林才迎来真正的新生：至1962年，钟山全山再度呈现郁郁葱葱的森林景观。

历朝历代都想把绿留住，然而，林起林灭的背后，无不与地区乃至国家盛衰气息交融。眼前的钟山林，既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更是“人、山、水、城、林”间的“云从龙，风从虎”，是彼此吸引，相互感通，共同成就。

其实，为了追求速效，古人早有移植之风，譬如北周庾信《枯树赋》中就写有“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钟山林屡经毁废，但始终恪守植树造林之道，即选择适宜树龄的适宜树种，没有走速成之道。在中山陵墓道西侧蓊郁的雪松中，恰巧，我看到，有一株已经枯死，旁边约一米处，一株一人多高的苗松正伴着高大粗壮的枯树苗茁壮成长，“为什么不直接换上一棵大雪松？这不是如今通行的做法吗？何况，你们难道没有听说过‘大树是文化，小树是绿化’的说法吗？”“保留枯树是我们的‘文化’，栽种适龄的苗木也是我们的‘文化’。”工作人员的“文化”自信，使我触摸到了钟山林的文化脉搏：从古至今，尽管屡遭毁灭，但植树造林的“文化”自觉从未泯灭；当下，尽管少有真正的古树，但也少有树木因屡遭迁徙而死亡的“文化”劫难。

在绿色畅想中走马钟山，在“枕”接千载中感受金陵的王气，钟山的紫气，天下文枢的霸气，世界文学之都的豪气，在畅然独行中对话诗经枫杨，铮铮法梧，苍翠雪松，熟稔榉朴，的确是件乐事。

春
的
旋
律摄影
庄亦正

十年闭环阳羡湖

| 英乔 文 |

女儿女婿的孝心，促成了龙年初二的阳羡湖之旅。当日下榻富陶温泉，再到茶场的干妈、姑妈、姨妈家拜年。初二晚上在茶圣庭园的大姨妈家品尝今春头茬的野生马兰，近两个小时的小酌漫谈，时而欢声笑语，时而轻轻叹息，时而热泪盈眶，回忆几十年的点点滴滴，浸润于亲情故事，于此年节时分真是弥足珍贵。饭后的烟花，给年初二的夜晚注入无限欢乐。

儿时暑假住在大姨妈家，上山打柴并不知油车水库，只记得姨妈家偌大而光滑的葡萄架上可以荡秋千。住在山里人家，晴朗天气遇上满月的夜里，月光之下如同白昼，屋外乘凉时，姨妈总吩咐要坐到树荫下，说被月亮晒黑了就白不回来了。和胆大的大表妹玉琴常为赶早市，披星戴月地上路，偶被山路上一路跟随的磷火吓得头也不敢回地一路小跑到集市售卖蝉花……

又到龙年，又到阳羡湖。结缘油车水库（阳羡湖）是在上一个龙年。如今不得不感叹老父亲的高远立意。阳羡湖畔是父亲的出生地（当年为躲兵灾，奶奶一行逃至老鼠山下分庵），又是父亲青春年华一起奋战的水库工地。2013年2月，父母亲73岁生日还特意在湖畔吃了生日面，拍照合影，不想9月父亲意外离世。阳羡湖成为我思念亲人的寄托，每每到此，眺望着湖水群山，就如看到亲人一般，即使行程紧张也要到路边泊车凝望。后来阳羡湖之旅又拓展到周围的龙山，竹海，金家村，光明小镇，陶瓷城，蜀山老街，玉女潭，龙池山，龙头山，大觉禅寺，磬山禅寺，澄光禅寺，善卷洞……

父播一粒种，亲情有所托。根植唐贡岭，十年阳羡湖。2012年8月，我的龙年生日，父亲说要找一个有意义的地方吃饭，便带着母亲、小弟在阳羡湖畔饭店陪我和先生宴请长辈：舅舅、小姨、小姨夫，路上还遇见了干妈，一起阳羡湖畔合影留念。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油车水库，知道阳羡湖，了解父母亲与此湖的渊源。

2013年11月，父亲走后，第一次姐弟们陪着母亲游走在阳羡湖畔，母亲衰老的背影与油车水库工程简介的石碑同框，使人不禁遥想当年在老鼠山水库工地，母亲作为水库工地突击排长的青春岁月。母亲回忆当年并无一身能穿得出去的衣衫，到公社参加表彰大会还是借了好姐妹的衣服登台领奖。

……

2017年春节前夕，唐贡岭下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差着小弟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在家里又是酿酒，又是包团子地忙碌出一团欢喜，4月8日是最后一次和母亲在湖畔饭店吃饭、泡茶，饭后走在阳羡湖边，一眼望不到边的茶园里零星绽开的小白花是一种预示吗？4月11日凌晨母亲竟然永别而去。

此后六年，阳羡湖畔的山山水水，便是陪小弟从车祸中重拾生活信心的道场。

初三一早天气晴朗，从富陶温泉大门前看阳羡湖，朝阳下好一片仙气盈盈的山水画卷！又穿过马路来到阳羡湖的老鼠山对岸，正值枯水期的干涸河床上一片干枯矗立的芦苇，哨兵似的站队立阵。请先生为我拍摄留影，先生说这一片太过荒凉了，但这应该就是父母当年奋战的工地所在了，仿佛看到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喊着号子挥汗如雨的场景，没有五十年代满怀新中国新希望的他们的付出，哪有今日的阳羡湖？感恩！

早餐后夫妻俩随着女儿女婿领着小外孙女开车到斜对岸的东坡阁，三岁的珍珠兴奋异常，竟能自个儿登顶，一路上还招呼大人们“小心哦”，一副小主人的派头。见父母在东坡阁的引桥上合影，兴奋地超过他俩怡然坐到更高处，惹得围观的人群都看笑了。在阳羡湖边看东坡阁从建设到落成应该有好几年，在阳羡湖边拍照取景，也会不由自主地把东坡阁设为背景，一开始不知道在建什么工程，老百姓有的猜测会不会是寺庙呢？直到全景推上互联网，才知其壮其美。而今登上东坡阁，阁上看阳羡湖则全景尽收，且有亭台楼阁衬托，花木回廊点缀，更是美不胜收。2024大年初三登上东坡阁，是我十年闭环阳羡湖之旅，登高望远，游目骋怀，浮想联翩。感动！

横山水库有大觉，油车水库有东坡，勤劳智慧的宜兴人民推出了世界闻名的紫砂壶，冠绝古今的阳羡茶，共同保护了绿水青山，孕育了“教授之乡”，如今梳理出这四通八达、繁花似锦的深氧旅游胜地。遥想东坡先生，“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他无论身在何处，总能与当地百姓打成一片，借一片叶、一眼泉、一丸土、一壶酒……让平凡疾苦的生活开出诗意的花朵。敬仰！

唐贡岭，阳羡湖，大美宜兴，青山不老，人才辈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